



## 專訪凌拂

這個曉風口中的好女子，真的「借得了一隻眼，涵在手中。」了！她生命呈現的面容，猶如她園中結成的銅錘玉帶草漿果，那種飽滿的淺紫，是一重重染上的，底下反而是一逕的白素。

# 別有一隻掌上眼

文——崔玉珍  
攝影——林保實  
繪圖——凌拂

大概是因為土壤裡含有磷質的關係——聽不真切最後的結論，可是記得她講「關了燈，在黑暗中，伸頭去看那袋中的綠光。」時，給人一種奇異的聯想，她恐怕是上古嗜百草的神農氏，有傳說中一副透明的肚腸和不尋常的眼瞳。怪不得她繪寫的《食野之萃——台灣野菜圖譜》如此引人入勝。

這個好女子，筆名凌拂，從前也有一些其他的筆名，等用到「凌拂」這兩個字，覺得是自己要的感覺，自此定了下來，它緣於「凌者：騰空，拂者：去也，凌拂者：遁入太虛。」那時候適逢她生命情境的一個大轉灣，她存心斷然而去，壓根兒就不想擁抱這個紅塵，有點玄奧、有點出塵、離世的味道，倒是和她文字裏的一種冷清孤絕的素質若合符節。

有這麼一次，在一位畫家山腰上的家，窗邊眼下的植物成爲話題。多識草木之名和習性的她。剝著柚子，隨興的說起了山居的經歷——有天傍晚，她從山下開車回學校宿舍，在山色漸闌黑的一個轉變處，望見一大片的野草，竟然泛著螢光，當時她十分驚駭，不敢逗留，後來卻愈想愈不甘心，第二天同一時刻，折回那兒，用袋子採了一把……。

好芳草，寫出如此好文字。

她一直擁有許多好東西，例如，她教小學，因而享受了最天真的音容笑貌。而她的教的小學人數極少，窗內的人頭常不及窗外的峯頭多。她因而擁有優裕的歲月。除此之外，她擁有才華和關懷的能力。

好江山、好風月、好女子、好情懷，因爲諸種之好，才養成如此好眼力，看見如此

作家曉風這麼看她。





### 1 深山索居， 我深知自己是要人世的， 但我必先離去。

凌拂從輔仁大學畢業，前前後後在竹崙、鼻頭等地的小學任教。只是她在三峽的山裡最久，一待就是九年。

當凌拂常被好奇的問到：「怎麼會選擇到山上去？」她總也這樣回答：「很單一的覺得城市太擁擠了，就是想暫時離開一下，所以就離開了。雖然很清楚知道還會再回來，在山上寫文章時寫到了這個伏筆。」

先前，她還在上萬名學生的都會國小，一下課，到處是人頭攢動，剛好那年她和朋友到三峽一遊，他們沿著雨後的山路步行，發現小小的山中小學和荒置的宿舍，凌拂隨即動念一想：「沒人住，我可以來住啊？」第二年，她果然去了。

山裡的歲月多的是寂寥，不過對早早就出外工作，又一向能夠享受孤獨之趣的凌拂來說，山中長日悠悠，靜到聞無一人，無疑的更是一種芳美的滋味。

「寂寞是和人如影相隨的，其實沒有去怕過寂寞，到了山上，生活就回到一個單一，印象最深的是那時每天下午黃昏的時候，我會去溪邊散步，落日已在山邊，我常躺在大石頭上，上面還有太陽的溫度，非常暑熱的天氣啊！可是溪水嘩啦啦的流，風好涼啊！我覺得生命是極度的圓滿，真的是極度放鬆，放鬆到把自己化掉了，大化圓融到根本沒有自己的存在，如果我的呼吸在那時停止，臉上一定帶著非常放鬆、自在的微笑。」

### 我喜歡植物，

### 2 喜歡那種

自生自長自在自美的植物。



人少、植物多；山靜、心更靜，初到山區的凌拂，最喜早晚出門，流連小徑之間，細細品味山中特有的野放之美。她的衣裳口袋裏，隨時插著一本植物圖鑑，在四時更迭、荒山蔓草中，漫走漫尋，用眼細看草木的種子、花瓣、葉脈，用心體察它們抽芽、開花、結果的禱替。

一日一月，一年一年，觸目所及的植物，像初識到熟稔的朋友，她看一眼，就叫得出名字，再看一眼，就能道盡其中的姿態與情味。但凌拂不當自己是個自然觀察者，她是認得它們的，又喜歡和它們親近，僅僅出於這麼簡單、本然。

由知其名、識其性，到懂得採食，凌拂在植物靜寂消長的氛圍中，將自己生命深層的文學性情密密的與之印合，運用看似沖淡其實深長的心思，鋪描草木的風華，兼以輕輕細致的筆觸，遠遠近近的勾畫野菜參差的身影，綜合成《食野之萃》可讀可看的精采。也如預期般的被獲選為八十四年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的推薦。

翻讀這集散文，和彷彿流露出馨香氣味的野蔬圖譜，教人入迷神往，但凌拂自己卻這般看待，「像是一根拐杖吧！別人或許看到了它的美麗，其實是我用來翻山越嶺的。」

可是，讀著讀著，對著這樣的句子——「我把手插在口袋，狀貌安詳的在野地哼唱，深心打量，諳知再不採（指山芥菜）也許就要老了。」、「景深時節，我裹著長衫在樹下看花。」再有「伏下來珍重的與它相對，靜裡相覷，久久乃知茯苓因何又叫魚眼草或一粒珠。」

「更至於我笑得像個神仙，邊走邊採，緩緩走回自己獨居的小屋。」從俯拾皆是的美景，不難曉得了，凌拂對草木的鍾意愛戀，和在山居日子裏涵泳出的素樸情致，實在多半是發自於，





她個人性格中一種深沉的浪漫，是不流於俗世，屬於生活情懷與生命情調的自然舒放。

把琴、研墨、弄土，

3 一陣子一個誓願，

最後蹭蹭，蹭到文字裏來了。



凌拂還是個優良手工者，善於裁衣、捏陶、蠟染、栽植。「那時覺得要去上山了，我希望有一些自己做的東西，前半年就開始做櫃子，自己釘好了，上白膠，上油漆。」

再次回到城市來，凌拂的公寓裏，四處是當初的陶作，篋籠上刻「拾著」，拙而大氣的燈座上刻「我一身子然故我在」，海



的，有時我去看植物，不管它長在再貧瘠的地方，長的差異性有多大，但我一眼就可以認出來，人家覺得我很厲害，我就覺得樣貌本來就不一樣啊！」

凌拂一直喜歡寫，也很羨慕創作的人，但她把寫作當成一種休閒，經常塗塗寫寫，卻不是很積極。「第一次以〈孩子與我〉得到時報文學散文獎時，還滿意外的。」

凌拂慢慢寫啊寫的，寫出一種風格來，她的文字精鍊，密度很高，並且比較接近她生命的內層，「那時心裏滿在意的是，文字要和自己的內在是完全齊一的，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心境，我才會作這樣子的表現。」

至於她文章裏的孤絕，「基本上是對人間世的一種游離，因為我覺得你喜歡的也許是沉潛，可是整個紅塵是很沸騰的，所以我不會進去。我感覺自己從前比較抽離，習慣用冷眼旁觀，可

碗傷著「不見常思君」，已經迸裂的另一個則是「相見亦無事」，牆上的陶板塑在星星、弦月之間的是「野曠天低樹」，關於三個花器連作，則又是一個敘說生命歷程故事的「初放」、「離世」，「如命定一樣，最早摔碎的是「渾蒙」。」

靠著膝旁的坐墊上，手染為「有不虞之譽」、「有求全之毀」、「無心出岫」、「湊合一隻貓」……。在凌拂的日常裏，什麼都離不開文字，是那樣的妥當、安然，「講穿了，那是你生命中的底色，因為整個思考、行宜都在裏面。我不懂陶藝，純粹是為了好玩，包括《食野之萃》裡畫的插圖，我的想法都很直接，就是我想要這麼做，然後就開始著手做了，用想當然耳的方式做，好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」

可是嘛！凌拂玩得樣樣可觀，她穿著手製的衣袍上街，連設計師也在身後追著來問，即便陽台上尺方之地的花草，亦可以被她重重疊疊，調弄出如山林的濕潤氣息。

#### 4 讀和寫

正是我要借得的那一隻眼。



凌拂說自己其實是個努力思考的人，而當她沉浸在文字裏面，又是最覺飽滿的時候，早在小學時，已喜讀別人寫的書和故事，自己也覺得作文不是一件難事。

可是說像喜歡彈琴，和從事其他的興趣，她完全沒想到要以那一樣做為「恆常鑽研的東西」，因為藝術、文學似乎是她性情裏面早就有的，就是很自然的會去接近、碰觸。

反倒是她進國中時，對生物非常著迷，產生強烈的學習欲望。寫完《食野之萃》之後，她倒回頭想想，覺得這是冥冥中已經決定的，因為那種觀照動、植物型態的本能，「真的不是學習來

是在現實生活中、人和人之間，有時候沒辦法這麼絕裾，因此你會在文字裡特別表現出來那種毫不留情。我文字的那種冷淡是內在對整個人世紅塵的距離。」

「在經歷了很多事情後，對整個人世的事情的包容、彈性，自己也覺得變大了起來，比較不會去斷然的認為，世界一定要有一個所謂這麼清晰的是和非，甚至覺得是沒有的，真的是參差存在的，它不是那麼絕對。可是我從前會要求絕對的東西，現在我愈來愈對那個界線模糊。」

凌拂認為人的生命過程裏，有一個「第二度自然的存在」——「第一度的那種自然與純淨是天賦的，但一點一點被摧毀推毀。到最後，有的人被摧毀了下去，有的人卻在重新建樹後，他會再回到自己非常單一、純淨的那個原點。」

「生命走過之後，通常不出這三種狀況，一種人是不管如何受生命的摧毀，他都無感無知，然後也不變也不應，很奇特；還有的就是他們變得更刻薄；另一種人是在裏面學會了寬容、回報，因為自己痛過，所以格外知道別人痛在那裏，一出手撫慰一定就是重點，撫平到人家關鍵、痛楚的地方……。對生命的包容和因了解的悲憫會更深，生命走過一圈再回來，慢慢會拋離一些東西，讓自己回到最初的單一，可是這個單一和原本的那個單一已經不一樣。生命是一個迴旋，一直在往上走，繞一圈回到原點，可是絕對比本來的原點要高，然後慢慢出去，再繞再繞，一層層往上。」

她對自己有一個感覺，「我這一陣子整個生命情境，在現世裏面，到了非常混亂的地步，我會再回來，我感覺到一直讓它慢慢慢慢的沉澱……，沉澱到最後。我想我會回到最初的單一，心裏也一直這麼期待。」



「早就知道自己要的東西，不是浮面皮毛的，因此很多時候都不願意去涉入云云衆生，即使行爲上沒有表現出不合群，可是心理上是非常有距離。很容易把不屑、孤絕放得比較明顯，變成出手毫不留情，當時覺得生命本來就是如此，但在經歷之後，對生命的同情漸多，再看到浮面的東西，你仍然不會喜歡，可是會理解這種的存在。」

雖然現在更有把握可以去寫比較多重的文字，凌拂可還是非常喜愛自己在一九九〇年結集的《世人只有一隻眼》的散文風格，但「這個集子整個過程拉得太久，作品的能量並沒有達到飽和。」其中〈衣塚〉、〈浮世繪〉等等，都是凌拂極想再延續的文字經驗，卻也必然是不相仿的。

父親離去的同一年，凌拂連著得到三項文學獎，那種生命中的錯亂紛崩，她譬喻的深痛「像是在結總帳，如看煙火一般，耳裡聽見煙花聲四起，看到了五光十色的火花，但是自己坐在那裏，被煙硝噴得滿臉。」

她終將會回來的，回到她希望的——一種「書房」的型態，只管寫與讀。

白烈的日光退出凌拂的前廳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天邊轉出了一顆星，她指了指：「金星，這個季節裡最亮。」走下坡道，凌拂抬眼望著絨絨深藍的夜空，說了句：「真美」

這個曉風口中的好女子，真的「借得了一隻眼，涵在手上。」了！她生命呈現的面容，猶如她園中結成的銅錘玉帶草漿果，那種飽滿的淺紫，是一重重染上的，底下反而是一逕的白素。

\* 註／標題裏的文字，出自凌拂《食野之萃》、《世人只有一隻眼》二書。

從民間傳說的「七鶴戲水」，窺見金門在宗祠建築、交趾燒、文化生活的藝術之美。在一則則人物影像到市場生活的深情記事，可感受到金門人質樸溫馨的恬融性情，更從「燈如豆到大放光明」的金門人如勇士般的精神，感受到除神秘而紗外在這樣的美景中，有許多如果不是我告訴你，你怎會知道的……

# 金門 專輯 采風